

# 他们的年

□ 姚瑞红

出差回来，已临近午夜，街道两旁挂满了大红的灯笼，上方横挂着一道彩灯做成的中国结，整条路金碧辉煌的。回到家中，小院的树也被爱人从头到脚装饰了彩灯，灯光闪闪发亮，像一棵五彩树。这是农历腊月二十二日的夜里，浓浓的年味就这样扑面而来。

想起我们小时候，哪有这样的五彩斑斓，能拥有一个灯笼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在年集上，在孩子拽着衣角不走的要赖下，在大人们权衡了口袋里的钱如何分配后，终于一个纸糊的灯笼到手了，外带几支小蜡烛。灯笼纸上画着各色图案，有山水，有花草，有翩翩起舞的古代美女，也有手拿大刀的将士。小蜡烛点燃后，在烛光的摇曳下，那些山山水水、花鸟虫草好像也灵动起来，尤其是那衣袂飘飘的仙女，竟像是要从灯笼上走下来一般。那时候，我们总是挑着灯笼在大街上炫耀，争论着谁的灯笼最好看。最后的结局一般都是，一不小心灯笼就燃着了，在孩子们无奈、委屈、遗憾的注视下，灯笼一点点化为灰烬，只剩下灯笼杆。挑着一杆子的后悔，垂头丧气地回家，但很快会在一挂小鞭或者一朵彩色鬃花的诱惑下鲜活起来。

母亲的年总是在蒸炸烹煮的忙碌中度过。一过腊月二十，母亲就扳着指数，哪一天蒸，哪一天煮，哪一天炸，鸡、鱼、排骨一样都不能少。大锅大盆大勺这些平时用不到的都拿了出

来。母亲做事有板有眼，该哪一天做完的绝不往后拖，所以那几日总是熬到后半夜，挑灯夜战。母亲说烧火蒸的馒头好吃，所以就找人在院里盘了锅灶，平时捡拾些柴火存起来。过年我和姐姐帮着母亲添柴，拉风箱。记得有一次忙到深夜了，锅已经圆了气，添好柴，只等小火慢慢熟了。我们回屋等着，没想到，连熬几天太累了，不觉得窝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突然一股糊味飘进来，原来火太大，锅底下的水熬干了，所幸馒头没受太大影响。忙碌好几天，在母亲的巧手下，一盆盆的红烧肉、酥肉锅饼、丸子，一筐筐的馒头、花糕、包子，争先恐后地出炉了。母亲做的很多，所以那些东西每每要吃到正月十五。遇到天冷还好点，要是打春早，吃到最后那些东西就都变味儿了。母亲总说，明年要少准备些，可是这一句话她每年都在重复着。

从我记事起，姥姥的眼睛就看不见了，她总是盘腿坐在炕上纺棉花。她的听觉特别好。小时候，大年初二跟着母亲回姥姥家。一进院子，大声喊“姥姥”，姥姥便能从声音听出来是我。急忙停了手里的活儿，从炕柜里拿出一块点心或者放绵了的香香的苹果，塞给我吃。姥爷家户院大，年前去看望他们的晚辈很多，无非就是拿斤点心几个苹果罢了。他们自己不舍得吃都放到炕柜里，留着给孩子们吃。姥姥姥爷住在堂屋，二舅跟姥爷住在一个院里。我至今记得一个画面，二舅家的小表弟双手扶在东屋门

框上，身子在屋里，探出半个头来，怯怯地往这边看。姥爷悄悄地冲他招招手，他便抿着嘴飞快地来了，姥爷便会把母亲给他们买的好吃的塞些到他衣襟里，他扭头便跑了。

姥爷有两个儿子。在姥爷那个村庄，过年煮了饺子后都要把碗饺子端给父母。包饺子的时候，都会把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，传说谁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，谁就是有福气的人。大舅二舅家的硬币总会姥爷吃到。我每每会听到二舅母二舅母争着在跟母亲说，今年的硬币又被咱爹吃到了，包那么多饺子，硬币就会在端给咱爹的那碗里，你说咱爹的福气多大呀！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端给姥爷的饺子真的是随便盛的吗？

过年的时候，奶奶最喜欢贴窗花。奶奶家盘的是火炕。天寒地冻的时候，一吃完晚饭，奶奶就把堵着炕火的砖拿开，再把煤火烧旺，火光映得屋梁上通红一片。钻到被窝里，任它外面寒风刺骨，大雪纷飞，里面却暖和得很。火炕的一端连着旧式的木格子窗户，用纸糊着。过年的时候，奶奶便会在这些木格子上贴上窗花。邻居有个哑巴爷爷，十二生肖、喜鹊登梅、鲤鱼跳龙门、福春字，都在他的剪刀下栩栩如生。奶奶便会在年前的某一天，割上几刀红纸，将哑巴爷爷请到家来，把她的窗户装点得

花团锦簇。哑巴爷爷去世后，奶奶就自己剪，但她对自己剪的总是不满意。常常望着窗格叹上一口气。如今奶奶也去世二十多年了，每到过年，她的贴满窗花的木格窗便会亮亮地浮现在我面前。

婆婆喜欢回老家过年。那时候，冬季特别寒冷，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农村的冬季更冷，仅靠煤炉取暖，我只要回去就会冻得手脚冰凉，穿得再厚也不敢离开火炉半步，常常被煤火味儿熏得头疼。但婆婆却不管，雪下得再大，路再难走，也阻止不住她回老家过年的脚步。因为老家有她的公公，我们的爷爷。婆婆说，只要你们爷爷在一天，我就不能在外边过年。所以每年春节，我们也只有追随着婆婆的脚步回老家过年。其实那时候，婆婆也六十多岁了，老年人是最怕冷的，何况在城里暖和惯了，我们都劝说，买点东西回家看看就是了，但她每年还是义无反顾地回老家过年，大年初一起五更去给爷爷磕头问安。

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团圆，团聚是过年的主题。爷爷去世后，又过了几年，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下，婆婆不再回老家过年了。弟兄几个便在大年初一这天集中在某一家，一大家子人，团聚在一起。虽然有姑娘嫁出去了，但也有媳妇娶回来了，所以人并不见少。去年年底，二舅家添了孙子，这下过年时更热闹了，婆婆在她八十岁的时候当上了老奶奶，四世同堂。

(作者单位：成安县公安局)



那天听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：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。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”

我的家乡在苏北偏僻的农村。一上初中，我就离开家。而后当兵，上军校，回家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。结婚时，我带着我的新娘返回家乡。那时，只有慢车，我们头一天坐上火车，生生地站了一晚，到达离家最近的城市，而后转长途汽车到县里，再转蹦蹦车回家。老家到处是河塘，且没有水泥路，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往里走，生怕跌了车。我们就一脚水，一脚泥地往前走，到家后，狼狈不堪。

婚后，我把母亲接到我生活的北方城市。于是，很多年，不再回老家。春节前夕，我想回老家祭祖。当我开着车走高速回老家时，竟然发现，老家县城早已通了高速公路，有了机场和高铁。现代化的县城，已经让我无法辨认。宽阔的道路，美丽的河流，恍若江南。我开车寻找着那个我记忆里狭窄、泥泞的通往村子的小路，如果这不是有路标，我根本认不出。

村子里早已修了水泥路，一直通到家门口。近乡情怯，我缓缓地开着车，左右张望。麦田青翠，偶尔见到有人在劳作。田野的气息如此亲切。先看到了邻居老伯，我急忙下车，忙不迭地把烟递上，说：“老伯，吃烟，吃烟。”老伯吸一口，待烟雾呼出，才惊喜地说：“这是王家三小子吧？”我连忙答：“是！”“出息了！”老伯说。邻居的阿奶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过来，用地地道道的老家话说：“这是三儿吧？印象里还是小娃儿，咋也有白头发了？”我扶着奶奶，问她身体可好。阿奶就答：“好，好！你好多年也不回来看阿奶了。”说着，眼睛里浮出了泪花。

走到老屋里，灰瓦依旧，桃花朵朵。只是老屋墙壁斑驳，墙角处已经出现裂缝。这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这是母亲喂鸡、喂羊，忙着烙煎饼的地方。走到炉灶旁，到处已经黑漆漆一片。小

# 归乡

王南海

时候，我极淘气。曾经逮了家里的母鸡，直接摁在大锅里，想吃鸡肉解馋。幸被母亲发现，才避免一场火灾。自然，我也遭了一场暴打。

乡亲们都好奇地看谁回来了，连村主任也赶过来。他自豪地说：“这次回来，你感觉变化大吧？”“是啊，环境好了，公路宽了，到处也没垃圾了。”我答。村主任说：“村子不仅早就实现了公路村村通，自来水、有线电视、网络一应俱全。我们改善环境，治理污染，每天都有专人收集垃圾，河道里的垃圾也清理干净了。随着新农村建设，两年内我们要盖集体农庄。你看，邻村的小别墅都已经盖起来了，旁边超市，医院等配套设施都有。将来，你可以考虑回老家来生活。”

听着村长的描述，心情无比激动，我给母亲打电话：“将来，我们一起回老家生活，好吗？”电话那头，母亲无言，我听到了母亲垂泪的声音。我知道，母亲也想回家了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不变乡音，是对故乡的牵挂，以及浓浓的乡愁。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)

# 公安文联召开作协理事会

本报讯（刘国震）近日，省公安文联作家专业委员会（协会）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（扩大）会议在三河市召开。

自去年1月省公安作协举行第一届第三次理事会以来，我省公安作家在全力做好繁重的公安业务工作的同时，业余时间笔耕不辍，以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文艺评论、歌词等多种方式，热情歌颂新时代，真实反映警营生活，展现人民警察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

忠于祖国、忠于法律的赤子情怀和拼搏奉献的精神风貌，取得了新的可喜成绩。

据悉，一年来，全省公安作家在包括《文艺报》、《中国艺术报》、《法制日报》、《人民公安报》、《河北日报》、《燕赵都市报》、《华西都市报》、《词刊》、《钟山》、《长城文论丛刊》等在内的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60余篇，有多篇作品摘取国内各类奖项，7名公安作家出版了自己的新著。

# 父母的老物件



枝头嬉戏

王慧 摄



□ 王学忠

我一直以为，农村长大的我是熟悉与理解父母的。但通过一件事，我发现，我并不曾真正懂得自己已经年迈的父母。

父母仍住在乡下老家。一处封闭院落，正房六间，配房五间，加上过道，只有父母居住，本应显得空落落。事实却并非如此，这么多房间，没有一个空闲的，基本都是满满的——摆放着过去的老物件。便是在我们村，像我父母这样，留有如此多物件的家庭，也基本没有。

父母的老物件都是些什么呢？纺花车子、织布机、晾晒面或粮食的布箩、盛粮食的瓮、放衣物等东西的六尺柜和条几、喂牲口的槽、铡草的铡，各种筛子、独轮推车、犁、耢、耙、木铲、三齿、铁锹、马车等等。这些老物件，大部分是父母置办的，部分是已故的爷爷奶奶留下的。

这些物件在我小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都使用过。但之后的80、90后的孩子们，对这些物件已经很陌生了。现在的农村，即便是依然主要靠种植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乡亲，也不再需要这些老物件了。因为耕作方式与生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产生了质的飞跃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过秋或过麦，主要靠

人力与畜力，通常要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这期间，人们的劳动、忙碌是不间断的，要起早贪黑，要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。没有这些老物件根本不行。

就说收割小麦吧，完全靠手工、镰刀。先把小麦一把一把从长着的状态，连穗带秆割倒，再用麻绳打成个，然后装上马车由牲口或人拉到场里堆起来。等晴好的天气，把这些带秆的麦子一早在场上摊开了晒，中间隔一个小时左右要翻一遍。晒得差不多干透的时候，也就是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就用牲口，或牛或马或驴或骡或彼此搭配着，拉着石碾不停地碾压，这叫打场。中间要用叉子，有铁制的，木制的，多数为铁头木把的，翻上一遍。翻的过程中，还要抖动着，以使麦子从麦秸中落到场地上去。等麦穗上的麦粒掉得差不多了，就起场。麦秸起完后，人们用木铲、刮板、扫把等把麦糠和麦子的混合物堆成一个长条状。置于来风方向的一侧，场中央靠上风头的部位。然后开始用木铲扬场。扬场，就是人们把夹杂着麦糠等杂物的麦子，用木铲高高向空中偏向上风头的方向规律扬起，利用风将麦糠和杂物吹离麦子。扬完场，把已经干净的麦粒堆在场里。等第二天或晴天时，再晾晒一天，等确定麦子干透了，便用布袋或麻袋装好，用马车拉回家中。

到家后，通常将麦子装进早已经备好的瓦或水泥瓮中，并用可活动的水泥盖或木盖封严。

为了确保颗粒归仓，人们通常会打已经打过一次的麦秸再重复碾压一次，即再打一次场，程序和步骤一样不少。人力和体力的消耗与第一次相差不多。而这样的打场，因为小麦数量多的原因，往往要打好几场。当然，人们是乐意做这样的辛劳的。因为打场是历经多半年劳作而收获的最后关。打得越多越高兴。

在这一个来月的麦收中，人们不是单单地收割、打场，还有其他翻土、播种秋作物等农活，就要用到犁、耢、耙等农具。在这一个来月的奔忙中，人们往往会因为天公不作美——阴天、狂风、下雨等而手忙脚乱，为此多付出很多辛酸与汗水。此刻，少了哪样农具也不行。

因此，我小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需要的各种农具是很多的，也是必需的。

现在，虽然父母及乡亲们仍然种地，但却是另外一种天地。因为机械化，原来一个来月的忙碌，现在不过几个小时就完事。甚至杂粮的买家就在地头与户主说好价钱，庄稼还没收，农户就把一年的收成变成钞票装进了腰包。自然，过去的农具、家什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
但父母从来不说将这些占地方的老

物件扔掉或送人。即便是露天乱堆在院子的某个角落，父母也是不肯。这么多年，父母一直将它们有序地放在室内。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摆放有这些老物件。除了岁月自然老化外，不曾人为半点损毁的。

我曾向母亲提过，把这些老物件收拾一下处理了吧。母亲随口说道：“这又不碍事的，留着吧！”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提过这件事。

那一刻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并不是真的理解父母的。一次次面对这些老物件，我仿佛能看到年轻时的父母使用这些物件挥洒汗水与青春的样子——每一个物件上都浸染、饱含了父母的太多辛酸、汗水与情感。这一切一定浸进了父母的血脉与灵魂。

我带尚在上学的孩子回老家时，会意向向他们介绍这些老物件。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，竟对此提不起半点兴趣。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与凄凉，转念一想，连经历过那段岁月的我尚且有个领悟的过程，对懵懂的孩子何必如此焦虑呢？

感谢这些老物件，一直陪伴着我的父母。

(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王快派出所)

# 儿时的美味

□ 孙猛

小时候，最期盼的事就是过年，因为过年能吃到各种“美味”解馋。

一到年三十，我和堂哥便吵着爷爷早起床，让他赶紧到村里屠户王大爷那排队割上一块猪肉，好让母亲和奶奶包饺子。买肉回来后，再剥上些大白菜，调好馅，大家就开始忙开了……不一会儿，他们像变戏法一样，一个个白色的饺子就“站”在了案板上。

说起饺子，这可是我最爱吃的的美味，我一见到饺子就走不动路了，两眼直溜溜地紧盯着那白饺子不放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一边说着“小馋猫”，一边连忙点柴烧水，给我先煮上几个尝尝咸淡，我在灶火旁欢蹦乱跳着，好等一下锅就能立马吃上。好不容易等到出锅，母亲一掀开锅盖，香味便迅速占据了我的心扉，我顾不上拿筷子，直接伸手去拿，母亲一边拍打着我去洗手，一边给我晾饺子。蘸着碗底的熏醋，闭眼小口品着饺子，那香香的、烫烫的感觉，真是一种享受，至今回味无穷。

午饭后，我和堂哥吵着爷爷去集市上置年货，买好吃的，每每这时，爷爷都会把那辆比我们还要年长的“老爷车”推出来，擦擦尘土，大梁上、后椅架上，我和堂哥一人一个“宝座”，高兴地唱着歌，随爷爷直往集市奔去。集市上可热闹了，我们东瞅瞅、西看看，对于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欢喜和好奇。最稀罕的还是那一串串的冰糖葫芦，红彤彤的山里红裹上一层薄薄的冰糖，放一颗在嘴里，又酸又甜又解馋，开心极了。临近傍晚，爷爷见我们玩的正欢，就索性再给我们每人买几块橘瓣糖，待小心翼翼包好放在兜里，我们便唱着、跳着和爷爷开心地回家了。

初一一早，与其说是被鞭炮吵醒的，就不如说是一夜未睡，因为早起儿，就能换上那身盼望已久的新衣服，更能吃到爷爷炸的素丸子。说起素丸子，就是用水和面把大葱、胡萝卜丝团起来，放在油锅里炸，那一个个炸得焦黄焦黄的小丸子香的诱人，爷爷低着头专心地炸着，任凭我们的口水在嘴里翻滚，我和堂哥踩着小板凳趴在窗户沿上，一只手伸进盘子里偷摸丸子吃，被爷爷发现后，免不了一顿责骂，那好吃的美味却深深印在了脑海里，那种香脆真是没得说。

那些吃上美味的快乐貌似都属于以前了，或许实现小时候的期盼才是高兴，或许拥有小时候的调皮才是开心，或许伴随着小时候的满足才是快乐。
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)